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元名臣事畧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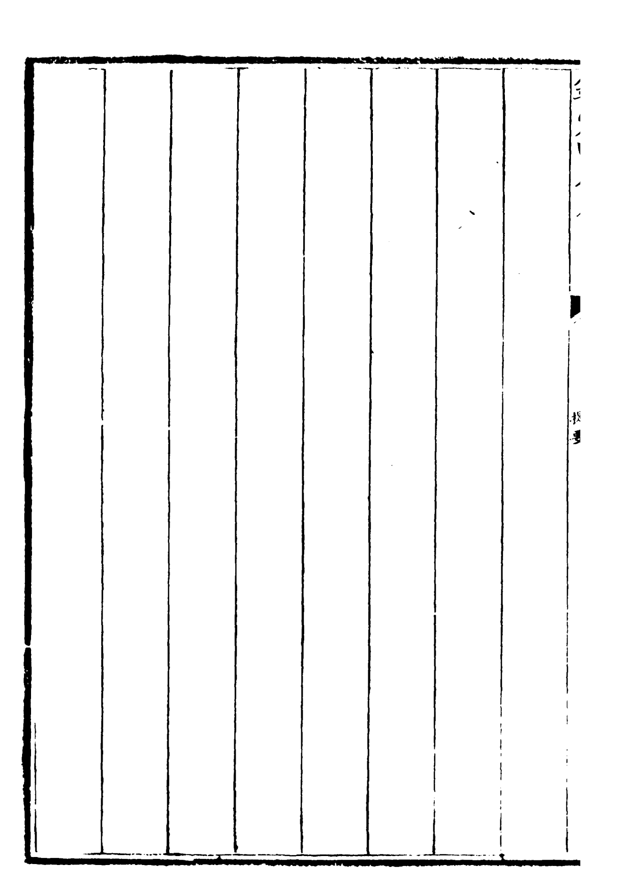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元名臣事畧十五卷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脩真定人由國子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薊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叅知政事事跡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穆呼哩終劉因凡四十六人大抵據諸家

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家傳為多其襍書可徵信者亦採掇焉一一註其所出以示有徵葢倣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始末較詳又兼倣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集例但有所棄取不盡錄全篇耳後蘇霖作有官龜鑑於當代事跡皆採是書元史列傳亦皆與是書相出入足知其不失為信史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元名臣事畧序

廬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鮮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而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録師友説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

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稾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𢈔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内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寧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

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
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已
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玄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
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應
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
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
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

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給帝運接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内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為臣陸道西北見角端溟海無際舶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

顧俾我聖人作神天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氏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恭恪勤棐圉輯柔就緒之其後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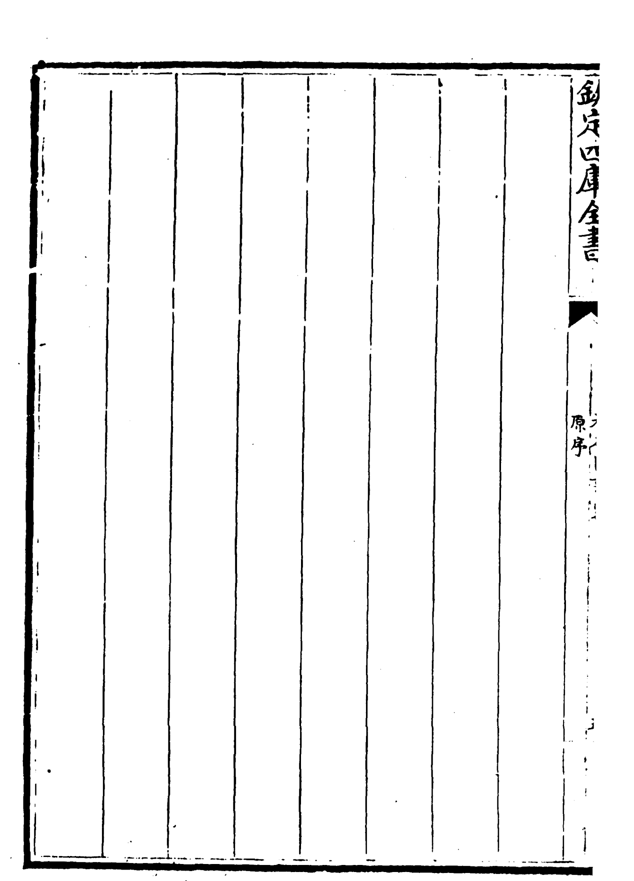
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内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弘逺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攷遺失迹搆百家行狀碑誌傳賛叙述及他文賅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

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天爵德器優逺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歴代以來善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及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

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録蘇君常閲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筆又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欒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

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

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叙



元名臣事畧卷一

元 蘇天爵 撰

太師魯國忠武王

王名穆呼哩札喇爾氏以戚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户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鄂諾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

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須黑面多謀畧雄勇冠一時與博爾珠博勒呼俱以忠勇佐太祖時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軍常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王與博爾珠張氊蔽之自暮及曉竟不移足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叢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發三殪徐解馬韉兩手張翳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蹤是太祖益重

之世家

克呼王可汗爲乃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困王可汗之子伊喇哈詳衮繼爲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暨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衮引兵救之殲其衆於按臺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於是王可汗見太祖聖德日隆左右將士威聲益振患之乃合札木哈等潛襲我會有以其謀來告者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斬其壘大破之王可汗走死諸大人聞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世家

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珠曰今國内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轅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廼立王及博爾珠為左右萬户各以其屬翊衛扆極儀位一如諸侯王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於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

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横戈大呼陷陣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澮河殭尸百餘里金兵之精鋭者咸盡壬申薄德宣府遂克德興世家癸酉金赫舍哩執中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為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都伯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珠赫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圍之上與皇子槊赤等分三道徇畧趙晉及齊魯既還軍於大口世家　又張匡衍撰行録云金人以山後諸郡不可守即移兵山前是時太祖經畧山後

諸州皆平自紫荆關領兵直入攻涿州州兵殊死戰盡夜急攻四十餘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關遂縱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煙塵相望金鼓震天神州赤縣十陷八九中夏之民大為騷動甲戌二月太祖斂兵圍中都金主大懼獻公主請和太祖許納之又進金銀繒帛各萬餘兩匹王畧地益都濱棣皆克之兵臨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王奏之各統萬户太祖北還其歲夏五月金主知不能敵遂遷河南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率州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元帥率衆二十萬來拒我師遇於花道王逆擊敗走之伊木沁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實呼高德玉殺伊木沁推烏庫哩伊都呼為帥俄

伊都呼舉城降王怒欲坑之蕭愛新說王曰北京為遼西重鎮當撫摩以慰衆望今始降而即坑之後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伊都呼權北京留守復以烏頁爾權兵為帥府事以鎮之是歲興中府民殺守將烏里布推石天應來降以為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為臨海郡王至是來降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多果朗徹爾巴勒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愛新監其軍至平涼州鯨

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愛新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史據錦州叛偽稱漢興改元興隆畧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先降蒙古布哈權帥烏頁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適王以致兵精且依嶮為阻欲設奇餌之乃遣烏頁爾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以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

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淄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偽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絶分鴻吉哩伊奇烈蘇烏嚕

烏蒙爾等十軍及烏伊爾契丹蕃漢等軍隸麾下且諭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阿先中流矢卒以其子察喇代領其衆是歲東擊齊遂定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還世家又牧菴

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阬中山蹂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太師國王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衛王弑宣宗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既困征求之繁餽餉人高離死道路至不賴生有遲我元兵者曰敵來寬來耶亦有不順吾令特誅渠魁賊望風畏之不敢至者

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耒耜屈壓極矣今又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棄民民尚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兩大帥萬戶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幟曰張汝之鄉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下方繕完守具檄死蕭大夫兩軍奮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遺而三十村無毫髮傷者　又按察使趙瑨碑云蔚州飛狐趙氏金帥府評事崑二子珪瑨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瑨在鄉守舍天高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下城之旋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檄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毋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

二碑皆姚公樸所載蠡州事不同如此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擊鴈門定襄并晉高平上黨等

郡悉平之世家又行錄云初攻太原御史大夫蕭察剌麾下有僧格者渤海人雄勇過人身嘗陷陣太原遂拔王惜其勇授僧格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乙酉歲武仙陷太原僧格戰死

燕京行省舒穆嚕咸達布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張甫等出沒刼掠屢為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王命蕭伯特為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行錄

巳卯以蕭神特穆爾為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為右司郎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至河東金守臣棄城遁以按察爾為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

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守忠權河東西路帥府事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説王曰今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為乎王曰善下令敢有檀剽掠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歸遣之軍中肅然吏民大悦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

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鄣郡至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時金兵聚黃陵岡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衆未集遣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薄黃龍金兵盛列城北崖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丘楚丘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草木塡塹為道直抵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魯圍東平遣蒙古

巴哈引兵徇河北懷孟衛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名嚴實囑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索嚕呼圖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絶卒飢守將果棄城遁索嚕呼圖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王弟岱遜别攻洺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見貺以綉衣腰帯遣之山東張琳脩縣

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又行錄云益都張琳遣其弟張石珪齎方物來降王以琳為山東北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蓨縣鄭遵以東鄉二縣率兵民降以遵為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改蓨縣為完州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錫哩濟蘇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汪努格監府遣方物且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權行臺於葭州復擊綏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於城東又行

錄云合達初以平州推官來降其後復歸于金蒙古巴哈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答間明日蒙古巴哈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烏伊爾擒金梟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詰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縲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

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為經畧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合丑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世家壬午秋七月令蒙古巴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勢且視山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又行錄云王率兵迴雲中道出太原府孟州四蹄寨寨王劉某金孟州太守也王以兵圍之遂率山民來降即日復其職還百姓于州秋毫無犯先是王弟帶孫駙馬按察納共擊義和寨不拔王至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

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遷天祚于平陽又行錄云王毚定住譖天祚于郡王帯孫殺之其後王子鈇里攻西夏定住稱疾不行復歸于金及鈞州軍敗為大兵所殺冬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王皆撫慰之蒲郡久為金有至是復歸于我王名天應謂之曰蒲為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顧勿能得君才畧絶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陜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隰等郡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

西攻同州下蒲城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分麾下烏呼鼐台哈巴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按齊銀納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水之南遣蒙古巴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羣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世家又行錄云初天應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攻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甫領兵出東門潛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即邀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賊可勝也其半夜吳權甫酧酒失期過故城陷天應遡害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名弟岱遜謂之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

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穆呼哩在不令朕至此也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王名安圖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

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勲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僚上時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圖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太常元公撰世家

中統四年阿里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

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爾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繇是大器之世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圖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謬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名儒臣許衡至後二

月都堂傳旨令衡入議事省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于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家

三年上特名衡入諭之曰安圖尚幼苦未更事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愚衷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

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議事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為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為然事遂已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宣奏並如常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俞允今

尚書衆務一切徑聞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信用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勑如卿所言世家

八年陜西行省伊蘇岱爾建言比由飢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警勑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强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世家

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為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清河元公撰勲德碑

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閲實其狀内有十三

人因鬬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遷汰從之世家

十二年勑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門下上遽名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

有虛聖德遂留卧内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爾哈遜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世家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人思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圖自邊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令丞相亦國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

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三相博采衆議於内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為之參賛則天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為事悉章罷之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為耳目者今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令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以所署奏自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或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于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世家

初李昶為吏部尚書宰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賜田千畝世家

宋王納延反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詿誤者勅公按問多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間言於上曰宗室雖有罪皆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柰何悖慢如此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圖之所為

彼特辱之使改過遷善耳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勲德碑又野齋李公文集云先是王子北安王嘗遣使將香祠岳瀆時僧格領功德使使者時參政呂公和拉以王教諭之遂給驛傳北往其後僧格平章尚書省事所忌者丞相安圖將甚害之誣言北安王以皇子僣祭岳瀆安圖明知而不以聞指呂公為徵世祖名問呂公對曰時僧格主祠祭北安王使者實同臣往來驛傳安圖未嘗知也僧格不能對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

明年罷相止掌環衛勲德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旣殯樹介者三日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勿信今果喪我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輔政革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叅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

繁息倉廩之積盈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圖在朕得高枕而卧無所事矣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清晏之時夷險榮辱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即引諸儒講論道義孜孜忘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堂宇朴陋廳廚之外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室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

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爲也

世家

忠憲王襲累葉之勲抱絶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採鴻儒獻其所獲智士竭其所知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减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敉寧功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挈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

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哈瑪特僧格也之二罪魁相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烟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也勲德碑

元名臣事畧卷一

元名臣事畧卷二

元　蘇天爵　撰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巴延巴林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于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户復同知樞密

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
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勅建廟于臨
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
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報還建謀發令才恒出廷
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昭睿
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謂曰爲巳延婦不慚爾氏矣
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

為極治清河元功撰勲德碑

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白已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讋服識其為真宰輔中菴劉公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薄郢州漂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

橫潦耶靡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勳德碑

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濳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烏珠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黄順金符上為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别帥受之降勳德碑

烏珠公使右丞阿里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

不答烏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騎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崖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鷂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烏珠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

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勳德碑

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烏珠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城皆下留阿里哈雅守之規取荊湖王與烏珠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勳德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用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

斬虜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筦籥請城主勳德碑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賑飢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勳德碑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勳德碑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烏珠功多臣宜居後以烏珠為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勲德碑左丞相烏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長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廟碑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進叅政阿喇哈以右軍出建康道叅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

咸會臨安勳德碑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來降勳德碑

阿喇哈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臯亭山宋主遣其臣齎國璽奉表納上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軍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

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畧閩越（勲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懾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賬以知金穀戸口多寡王咲曰是欲釁縁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犬鷄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廟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于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㬎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筭烏珠效力臣何有功寵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戶為六千勳德碑　又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童謡云南茗破百鴈來蓋指丞相巴延也丞相巴延既渡江來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憊矣川瀆所經何地逕便此方令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

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氏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清河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鎮至壽張抵安氏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庀役五月即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

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里濟走死勳德碑

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改命從汝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勳德碑

别有婁黙色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罪誅勅王臨視王

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
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勳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錫里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
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
避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視之多載衣
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讌王王以大義語納延
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

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具以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努塔布岱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擒納延王之謀畫居多勲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明埒克特穆爾大戰敗之明日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埒克特穆爾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于上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嚕勒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

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擒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絶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勲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

駕遣使召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内府銀者曰倖赦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勲德碑

又汲郡王公文集云甲午歲正月癸巳詔翰林諸君謁大傅巴延公姿威不見猛簡不失和真魁傑人也公初至燕詢諸何名轄曰翰林諸老今在者誰及是歷問各官壽期今供何職酧禮問顧相謂曰國家所以養諸老者正以乞言論政而已如遇事會議各顧官守未免或偏若集之同僚則議論通一為益良多乃知公深謀遠至氣象含弘朝廷之上軍國大計心無適不在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

四月成宗即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勲德碑

五月加太傅録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甖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宫前餘非所知也勲德碑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院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

國事爲完三院遂罷勲德碑

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尊安為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疎義使衆材無所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残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

不易雖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
功逮出總師無投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
名将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

勲德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穆穆呼哩
博爾呼齊拉袞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
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吴越
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畧

發兵二十萬授丞相巴延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雋功偉烈實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萬維王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朝廷有以也夫勲德碑

丞相河南武定王

王名阿珠烏庫哩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中統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平章事十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

拜中書左丞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邑

二千戶二十四年薨年五十四

公沈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攖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其破水寨掀闗城奪鬬艦於馬湖舟揩可掬索盜馬於山堞賊將生擒而又鏖戰三湘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珠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

賜黄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見於先者誠不偶然也汲郡王公撰廟碑文云公祖諱蘇布特初以質子入侍繼爲百夫長歲壬申太祖經畧中原首攻桓州公先登丙子帝會諸將于圖喇河諭曰默爾奇斯部未附疇爲朕征之公即應詔選裨將阿勒楚爾領百人爲候騎諭以方畧使分爲備大軍至陣蟾河上一戰兩潰遂降其衆卒已追默爾奇斯酋長輝圖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壬午太祖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命公逐之及于呼喇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布哈川追襲既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日瘐死癸未詔征欽察竟収其境又與俄羅斯大小穆爾奇扎爾鏖戰降之丙戌取薩里輝和爾塔勒奇木等部又掠西蕃邊部庚寅太宗命睿宗循宋徼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是役也大敗金將哈達于三峯山壬辰夏睿

宗還駐官山留公總兵圍汴金主北走渡河尾敗于黃龍岡癸巳秋汴京降俘金妃后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于蔡甲午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俾就樂土詔諸王巳圖西征以公為先鋒遂擄巴齊瑪克妻子于騰吉斯海辛丑諸王巳圖征俄羅斯為所敗奏遣公督戰遂擒俄羅斯王額勒本從攻滿濟勒噶部其主奇哩克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進公出計挑誘至鄂寧河大軍會戰不利迺于下流先渡直擣其城拔之公以歲戊申卒於圖剌河上壽七十三子烏蘭哈達太祖朝憲宗方髫齓以公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分掌宿衛辛巳扈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于遼東巳酉定宗升遐諸王巳圖與宗室大臣冊立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壬子時世祖在潛奉詔征西南夷命公總督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酋長迎降涉金沙江所在砦柵以次攻下之遂取龍首關世祖入大理國城是年分兵取附都善闡及烏爨之未附者

先是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于洟可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礮摧其北門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如是四日伺彼氣厞夜五鼓潛師躍入衆果內潰克焉而國主段智興逃匿昆澤并擒以獻又智未降附者遠近嘯聚大為民梗公命裨將伊埒阿卜新掩其右哈達護尉掩其左約三日圍合與其子阿珠陷陣擊刺禽獮草薙川谷為之一空不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如羅三斯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蒙趨瀘江剗禿刺蠻三城宋邊將來阨戰屢交斬獲不勝計遂通道于嘉定崇慶間抵合州濟蜀江以雲南平遣使獻捷于朝還鎮大理丙辰九月遣使招降交趾留介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國主陳光炳隅江列陣公濟江縱兵與戰彼軍大壞得舟逸去遣納哈丹往諭光炳請罪內附已未夏憲宗遣使諭旨約明年正月會于長沙是秋率四王兵三千騎蠻僰萬人

掠橫山塞拥闢老蒼關徇宋内地自貴州縣象州突入静江府遂破辰沅直抵潭州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四王掠其後子阿珠橫擊于前盡破走之潭州又遣兵來犯處之門濠掩溺無算彼氣襪不敢復出壁城下者月餘聞世祖班師鄂渚尋遣哥爾濟蘇將千人來援仍慰勞之由滸黄北渡庚申夏飲至上都至元八年卒年七十三

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 廟碑

至元元年八月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慶經畧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 廟碑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寺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間我師還合謀還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廟碑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于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廟碑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争又遣兵出没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虚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趣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掣肘城役皆邀擊于湍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襖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艤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

岸如畫公追戰至櫃門闌擒矮張餘衆盡殪廟碑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為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廟碑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淮陽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廟碑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

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决公復奏曰今聖王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于令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廟碑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鋭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令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之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久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

丞相巴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廟碑

初過郢摟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即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以鐵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夏甚便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公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横身盪決蹀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舟擊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回賊小却出馬于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為赤

陽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謂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渚諸兵皆降廟碑

十二年正月黄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廟碑

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當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

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令夏難守若實欲和倈
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戰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
艘横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
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陳動趨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
柁衝船雷鼓大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
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簸蕩乍分乍合公以小旗
麾將校率輕鋭横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
以步騎夾岸挎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

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爲我有軍資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艘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真粟以助揚乏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踰河直斬姜陣才所將多

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鋭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卻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脊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摘抗健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篷檣煙焰赫赫宫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沉鐵纜于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

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闞走追至圖山獲白鷂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復出矣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州彼絶應援揚不能為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絶聲援塞餉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

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駐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巴延察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察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

迺築壘以守之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信有古名將風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世祖於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席讌賀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埒默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剌霍州以疾薨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衂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爾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叅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于楚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叅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相宋亡拜平章政事十三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頴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勤力畎畝釋耒去求讀國書一月而盡其蘊師學甚^(缺)除宋苛法衣食惸嫠詔以世傑窮

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

公于鄂神道碑

初公下江陵驛聞大讌三日曉近臣曰巴延東兵向爾哈雅孤軍戍鄂朕甞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内應根本斯蹶孰謂吾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閩之肝膽落矣而吳東兵可無後虞即封江陵民千家神道碑

公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

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𨮁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衂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語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帝諭巴延以曹彬不殺者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饑人傳

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
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曁
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
民性鷙嚚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
綏徠其阬之市斬曁傳檄下柳鬱林横邕廉象潯滕梧
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
為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内屬乃開全

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遠舟承制以萬戸史格行宣慰於靖江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爵以啗人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黄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外無為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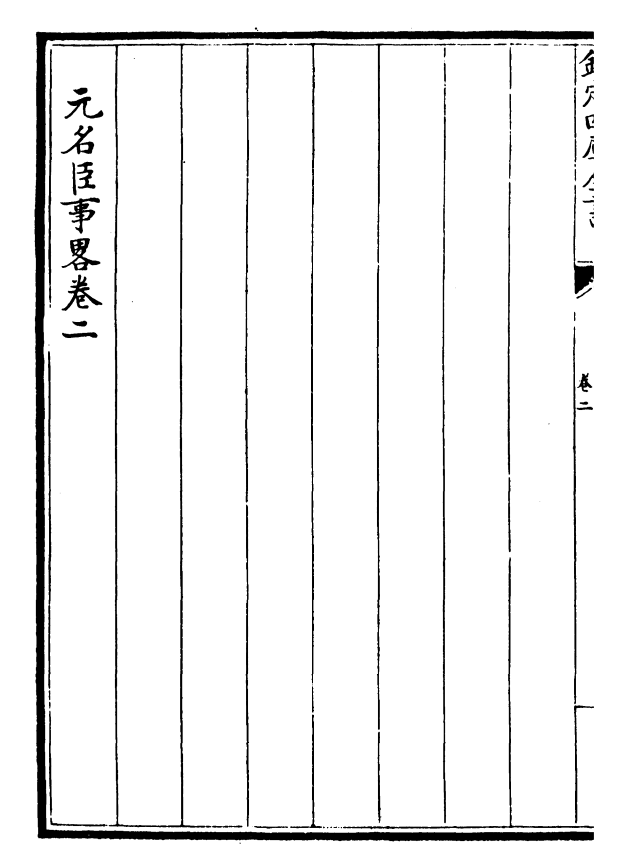
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已戌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黄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吉吉陽閘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偽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代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𣪍昭國兩王以歸神道碑

余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嘆於武敏間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

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覃懷及襄陽下方
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
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又劉武敏
碑云始上書策宋必平時廷臣譁然異之以為虛國病
民未見收其成功可歲月計者不謀一喙而天聰獨奮
然曰惟汝予同為之興兵如所策圍襄陽而宋宿援師
十萬于郢說不可前乃遣間懷偽燕郡王昌化軍節度
使告身金印牙符聲致之公以幸吾元假手以甘心也
公聞之待罪闕下詔磔死間俾中書移書讓其謀國臣
曰汝禮義邦乃令出盜賊計誣我大臣大賚加公還之
于軍襄陽既下詔丞相巳延將數十萬衆浮漢濟江俾
公別將數萬衆遊擊淮南公銳欲濟江為首帥者累不
可曰吾受詔遊擊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也及丞

相入鄂捷至公失聲曰首帥東縛顧乃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友憤惋以死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凡所下州荊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毳大主小酋碁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焉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蒙古岱阿嚕罕平章

十二阿嚕齊呼圖特穆爾阿爾實克呂文煥特穆爾巴哈李庭李恒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塔海唐古岱輝圖楚多爾也訥左丞四索多完顏那劉深趙修己參政廿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楫朱國保張榮實囊嘉岱烏爾博羅哈哈爾髙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神道碑



元名臣事畧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錄監生臣劉　護

元名臣事畧卷三

元　蘇天爵　撰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剌氏賜號伊嚕勒諾延初襲父職為右萬户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録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伊實迫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云能官也高唐開公撰勳德碑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户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

博爾濟居右博爾濟贈大師謚武忠善戰知兵太祖在潛共履艱危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必安枕寓直于内與語或至達旦默爾奇斯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卧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賛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武忠既老以病薨子博囉台襲爵公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手骨龎厚解御服銀

貂以賜國朝重太官内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晏内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勲德碑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勲德碑

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辨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顔為之霽威勲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顔以獻詔選乘輿駞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絶餘黨執其酋金嘉努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納延餘燼哈坦多羅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勢敵衆大衄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擣

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愛勲德碑

二十九年加録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内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勲德碑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請授儲闈舊

璽詔從之勲德碑

鼎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宫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顧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人公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再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勲德碑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勲德碑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晏酬酢盡歡如家人
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勲德碑

太師洪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學順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徽
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事
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
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
五

王性仁厚儉勤事毋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名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矣王曾大父博囉罕自太祖登年已見聖駕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為第一千户大父托歡嗣父官佐憲宗四征不庭日闢土疆父實勒們恒鎮徼外從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于軍即命領四集賽太官集賽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集賽之長皆總焉清河元公撰勳德碑

至元十七年長一集賽明年詔曰伊徹察喇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錫津為宣徽使勲德碑
二十六年上討反者于杭愛皆陳王奏曰丞相安圖巴延御史大夫伊嚕勒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囉罕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卿以為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愧不逮

然親屬橐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勲德碑

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已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為貨而敗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脱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徹察喇口代人奸發其蒙蔽乃以没入僧格黄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

百兩及水田水碓別墅賞其清彊勲德碑

儈格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畲丁溪子善驚好鬭非賢方伯不能撫全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為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蜚聲海外入為丞相天下稱賢勲德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于都城之滙

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集賽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為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喇身率衆手成不亟也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謨抒忠于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 勲德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斡據之不
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為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
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
失命王亞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都勒斡入寇我為五軍
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
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都勒
斡遁去王罷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于敵人厥後都
勒斡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

帥議都勒斡請降為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為國大患人民困于轉輸將士罷于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斡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為允既遣使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勲德碑

十年冬叛王穆爾特穆爾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穆

爾特穆爾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圖們特穆爾察呼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勲德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攜貳而徹伯爾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為國患臣以為昔都斡勒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

足宜處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心腹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罕薩音薩哈地王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寧勲德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為大將功城戰野勲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為右丞

相依前太師録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黄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卿尾進退其盍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勲德碑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勲德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托克托呼欽察氏世為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人入宿衛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僕

院事改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副使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徙絶域有山曰伊埒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囉右曰伊蘇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漸没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盖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春高

祖蘇穆爾曽祖伊納克實世為欽察主太祖征默爾奇斯
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謂使者曰逃鸇之雀
翳薈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
奉命薄伐兵已叩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
爾奇斯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
其俗善芻牧俾掌尚方馬畜歲時撞馬湩以進其色清
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盖華言黑也中統初
同氣有鬩墻之釁靖亂有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

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伯爾辛乃襲職備宿衛

高唐闕公撰紀續碑

宗室海都粤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暨祖宗所建大帳盡為所掠公請為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戬於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引部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偵

伺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嚕岱勢孤不能根尋即殄滅夏六月聞敵騎駐圖喇河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斡琿河獲所掠祖宗大帳北平部衆悉追還之紀續碑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繼敗庫春等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衆紀續碑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

伍於是户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輦轂紀續碑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指揮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為之夏六月海都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為守禦紀續碑

二十四年春東藩諸王納延叛陰結其屬額布根錫里哈於北邊諜者二人至軍中為公所執盡得其情使以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設宴召公及

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已藏禍心吾屬至必被擒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錫里哈入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吾盡忠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則與約而還衆以為然即日啓行公為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乃與額布根戰於博恰嶺彼大敗俘獲無筭額布

根僅以身免紀續碑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牧馬畜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喀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置哈喇婁萬戸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紀續碑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征之十一月至哈拉袞誅烏塔噶等降其部曲紀續碑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衆為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遣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于烏爾呼彼軍敗衂伊哩奇部衆盡復師還至哈拉哀山聞叛王哈坦軼我邊鄙宵濟古烈河大敗敵軍哈坦脫身逃竄遼左諸部悉為我有乃置東路萬戸府鎮守其地紀績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抗愛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為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前

盧戰久之翼衛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鋭為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

秋七月世祖廵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于斡罕一二藎臣同飲班珠爾河水者至今稱之卿赤心衛社稷馳譽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抗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慶賞之典蒙古將

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軍誠居汝曹之右盡效汝曹力戰邪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紀績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獵罕達該敵衆將入寇知公在邊遂引去紀績碑

二十九年秋畧地金山虜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林紀績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水行數晝夜至其境盡收五都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秩龍

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使文移夏五月海都聞公取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為公所敗擒其將博囉齊一歲之內多雋功紀續碑

成宗即位以邊圉事重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紀續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嚕哈斯界餉饋資糧安集衆庶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紀續碑

公為將鷙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

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贊機樞忠國大計知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紀績碑

元名臣事畧卷三